

请理解我的真情与好心

时间“赶早症”

陆建华

我今年八十有五,玩手机的水平不能与年轻人比,但在同龄人老干部朋友中,知我者却赞誉我“尚”。

其实,2001年初退休之前,手机之作用,于我只是收发信件而已,退休后二三年,才逐渐学会手机交友、办事,上网畅游世界。有了微信后,希望与我建立微信联系的大有人在,一度时期,只要有友提出,我立马就兴致勃勃地“加一个”。后来逐渐发现,微信多了,其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人家发微信来了,不回,是无礼貌;都回复,实在不堪重负。后迫不得已,写了《感谢微信》在报纸上发,还恳求好友在网上广为转发。我在《感谢微信》中坦言:“请原谅我可能每信必回,我已八十老翁,不太可能经常与你微信互动,务请理解与谅解!这决不是我失礼,更不是端架子,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我的朋友,你们发来的微信,我都会一一看过的……”

公开表明态度后,得到大多数朋友们的谅解,微信少了,但没多久,希望与我建立微信联系的又多了起来。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是以以往很少联系的年轻的文学

爱好者居多。我觉得,这很可能与我退休前从事的工作有关。我是从基层走出来的业余文学爱好者,深切理解基层文学爱好者的酸甜苦辣,写过不少文章呼吁社会给予基层文学爱好者多一些关心与关注,产生一定的影响。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篇题为《请原谅我铁石心肠》的散文。这篇散文记录了我当年当接待过的两位基层来的文学爱好者的前前后后。一位是来自盐城农村的爱好文学达痴迷程度的年轻人,早已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不想找老婆,成天做着作家梦。他到北京找过汪曾祺,到苏州找过范小青,两位名作家都将自己的著作郑重签名赠给他以示鼓励。这位农村小伙子,打听到我在省级机关主要做文艺方面的工作,就风尘仆仆地专程赶到南京找我,希望我帮助他早日成为作家。另一位也是专程找我的,是镇江地区的一位乡村教师,他已接近退休年龄,一輩子除了教学,只有一个爱好,写小说。不知道他是怎样向值班的同志说明的,反正同意他进省委大院了。他风风火火地推开我的办公室的门,喘着气放下用蛇皮塑料袋装着的一大包手稿,我问他找谁?他说:“就找你!”我赶紧请他坐下,给他倒上一杯水,

请他慢慢说。他其实并不认识我。他只是听说我的工作与文艺创作有关,才专程找上门来。从他激动的叙述中,我很快明白了:他创作了几十篇以非洲黑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希望我帮他出版。他急于要看他的作品,我说:“别忙,让我了解一些情况。”我问他:“你到过非洲吗?”他说:“没有!”“那么,”我问他,“你有间接的非洲生活体验吗?比如,你有亲戚在非洲,或者别人介绍你认识了非洲的朋友?”他同样明白地说:“没有!”他告诉我,他多年收集了一些关于介绍非洲的文字材料,然后,凭自己的创作激情,写出这几万字的作品……

接待这两位一老一少的文学爱好者时,我的心都是一阵阵地跳,我真的理解他的心情,确实为他(对文学创作痴迷追求精神所感动,但我又不得不以铁石心肠对他们说:“谁都可以搞业余创作,当然包括你们,但千万不要指望靠文学创作吃饭。”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回答会失望,但我不敢以虚幻的远景误导他们去奔向不大可能实现的目标。两人对我的态度迥然不同。那位老同志,因为不满意我的回答,不等我把话说完,气呼呼地背起手稿走了,临走,也没问我一姓名。我只能苦笑,我

知道,我肯定作为一个扼杀文学创作的魔鬼形象永久留在他的心中了。

我在散文中这样写道:“平心而论,我即便算不上文豪,但也决不是魔鬼。我相信,从业余作者中当然也会走出大作家,但很少;而拙劣不切实际的幻想之后,真正扎根于生活土壤之中进行业余创作,日积月累,反而可能写得很多很多”。那位来自苏北农村的这位小伙子,认同我的看法,我的心好一阵轻松,我留他在机关食堂共进午餐,送给他一些文艺报刊。散文《请原谅我铁石心肠》是复述真事,投给《新华日报》,很快在1998年11月18日的“新潮”副刊发表,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和深思。此事此文,离今天也不过26年7个月,时间不算长,但仔细想想,26年多的岁月也不算短,当时编发这篇散文的责任编辑小薛,才到报社工作不久,是一位亭亭玉立青春焕发的小姑娘,如今她已是稳重沉着、审稿有方的分管文艺版面的副主任了。尤其是想到今天那些写信希望与我建立微信联系的业余作者,恐怕都没有看过这篇旧作,而我在旧作中对业余作者们的殷切期望,窃以为并不过时。我无法一回想,今将旧作推荐给一批正在成长中的对文学写作充满美好憧憬的文学爱好者,愿他们理解我的真情与好心……

李秀芹

早年我在乡村小学当老师,家里只有一台老式挂钟,挂在堂屋,我怕晚上去学校迟到了,凌晨二点便不敢睡了,扁扁时间就跑去堂屋瞅一眼挂钟,唯恐它坏了,指针不动了,也不敲钟了。

有一次老挂钟坏了,幸亏生物钟定时了,早上三点起来看表,发现它的指针不转动,便估摸着时间,天刚亮我就跑去了学校,老校工问我,才五点钟,你这么早来干吗?我只好说,早来备课,老校工把这事告诉了校长,校长开会时特意表扬了我,说小李老师早上五点钟来学校备课,工作态度极其认真,号召老师们都向我学习。

几天后,母亲请人把家里挂钟修好了,但我已经不相信它了,怕它随时停摆,母亲便和父亲商量,托人给我买了一块手表,那个年代手表还是大件儿,母亲说,花钱没事,一台挂钟,一块手表,俩表看时间,我就能安心睡一会儿。

我结婚有了孩子后,我早上醒得更早了,晚上孩子睡觉晚,所有的家务活儿我都是趁孩子熟睡工夫,早起来做,等我全部忙完了,赶到学校,又有大把的时间备课,批改作业。丈夫笑我,既是长工又是周扒皮。

儿子上高中时,离家五六里路,我不愿住校,每天五点就起床,六点就从家里出发,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校,比住校生去得还早。他这种时间观念都是受我的影响,和同学约好了时间出去玩,他每次都是提前半小时赶到集合地,包裹装本书,早到了看会儿书,等人看书两不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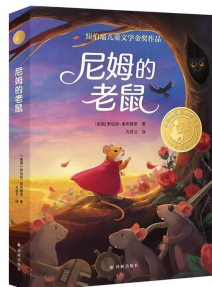
我家离火车站四十里路,从我家到火车站,要坐78路公交车再换乘1路公交车到火车站,路上费时一个多小时。儿子上大学时,每次开学,都提前两个小时到火车站,留出富裕时间,以免路上公交车坏了或晚点,赶不上火车。丈夫说,儿子这种爱赶早的毛病随我。

有了孙辈后,我的时间观念更强了,家里有好几个闹钟,因为孙女上幼儿园,孙子上小学,接送时间不一样,除了依靠生物钟,还依靠闹钟和手表。丈夫说我的时间观念和《新闻联播》主播有一拼。《新闻联播》主播在值早班时有三个闹钟的,还有用五个闹钟的,每隔五分钟定时一个。我家各种闹钟手表加起来也有五六六个。他只会嘲笑我,他这个甩手掌柜哪里知道,我又要做饭又要做家务,又要接送孩子,没时间观念,活儿不往住前赶能行吗?

孙子考大学时,儿子开车送孙子去考场,丈夫说提前半小时到考场就行,但儿子提前一个半小时就从家里出发了,开到一半路时,儿子的车被一辆车从后面追尾,因为时间充足,儿子让儿媳和孙子换乘出租车去考场,他留下来处理事故。后来我想起这件事就后怕,万一儿子卡着点送孙子,遇到这种突发事件,又没有出租车路过,耽误了孙子的高考大事,就会后悔一辈子。

丈夫这次心服口服,说我这时间“赶早症”,关键时刻惠及了子孙,值得表扬和学习。

繁荣书单



2024年1月
译林出版社
【美】罗伯特·奥布赖恩 著
齐若兰译

《尼姆的老鼠》

简介:本书或可视为对生物基因工程前景的勾勒想象。老鼠们在阅读中思考“哪里才是有文化的老鼠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样的根本问题,成为一群有思想有追求的老鼠,去创建新文明社会。读者看到善意和勇敢的巨大力量,也不禁思索,突飞猛进的科技会不会让我们更幸福?童话、科幻抑或伦理故事,本书并不提供答案。

浅浅的小夏,总有许多诗情相随,总有许多画意相伴。

田园里的画家

邹清宇

无需纸笔,也无需笔墨
双手便是他们最巧的画笔
田园里的孩子弯下腰身
仔细体味泥土的芬芳
他们不怕脏,不怕累
将希望的种子一颗颗播撒
许久之后,
当某一个丰收的季节来临
那些由种子长成的果实
便是孩子们最美丽的画作



《画笑脸》
房春东摄

爱劳动的乡下老汉

黄廷付

前段时间,73岁的岳父突然病了。他刚开始没有告诉我们,怕我们担心他。直到他在镇上的医院治疗一个礼拜,没有好转。他才在电话里说自己老了,身体抵抗力越来越差了。他也没有让我们回去看他,自己从村口乘公交车去县医院,在县医院住了一个礼拜,身体刚好转一些,他就回老家了。他说,家里还养了几条狗,他不放心。

妻前几天打电话给她爸,没想到岳父说他正在给别人家打农药。妻当时眼泪就下来了:“爸,您的身体刚好,为什么不回家歇着呢?怎么还跑去给别人干活呢?”岳父在电话里笑着说:“我这身体已经好了。邻居让我给他帮忙打农药,打一桶农药给我10块钱,我不要钱,他们就给我买礼物。”可是,爸,您现在也不年轻

了呀!我老去得早,你如果累出好歹来,该咋办呀?”“没事的,我感觉身体恢复一些,我也想活动活动,锻炼一下身体。再过一个多月就收麦子了,虽然有联合收割机,收麦子的时候还是比平时要忙一些。”“等收麦子的时候,我们回家帮您。”“你们不用回来,我还能干的。你们来回车费,再加上请假,够交多少麦子了?咱后院你们三大爷,今年都快80岁了,还每天去大棚里帮忙干活,一天挣个几十块钱。其实也不是钱的事情,主要是我们劳动惯了,如果真的闲下来,身体才会出毛病。”听到爸这么说,妻也不再坚持了。挂上电话之后,妻感慨地对我说:“我一直想让爸到我们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也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享享天伦之乐,他肯不肯,他说舍不得离开那

片土地。其实我知道他是舍不得离开我妈妈,妈妈的坟墓家里很近,如果妈妈在天有灵,一定能看到我爸爸辛苦的模样,她也肯定会心疼。”我反过来劝妻,“也许我们不了解老人的心,也许咱爸说得对,老年人适量的运动更有利于身心健康。再说了,咱们都是农村里长大的人,村里的老人有几个能闲得住的?除非没事,要不然他们是不会离开那片土地的。”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的故乡。那有着广阔田野、清澈的小河和绿油油的庄稼。我记得每天天一亮,鸡鸣声和羊的叫声,那时候的生活虽然简朴,但却充满了温馨和快乐。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已经

长大了,而那些曾经陪伴我成长的人和事也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在我的心里,那些回忆却永远不会消失。它们就像一颗颗明珠,闪耀在我的心中。

对于岳父那代人来说,那片土地就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依靠。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在那里,他们可以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汗水和泪水。在那里,他们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美好。

而作为子女,我们除了想让父母幸福,更希望他们快乐地生活,健康地生活,他们每天在地里干活,在村口相遇,聊聊从前的时光,可能就是最快乐。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都应该支持得尊敬和爱戴的人。

是个传说,丰收与歉收,全靠大自然的拿捏,过分地纵与容,都是一种错。不过,话虽这样说,听着青蛙们的吟唱,那份对丰收的淳朴期盼,也就渐渐有了依托。

小夏的诗意是立体的,亦是多元的。碧波荡漾的池塘边,“小荷才露尖尖角”,露的是一种清纯淡雅的浪漫;亭亭玉立的小荷,最想做初夏的代言。水流潺潺的小溪边,“戏浦清泉洒蕉叶”,洒的是一段无拘无束的时光;学会忙外休闲,应是每个现代人的首选。柳絮纷飞烟花漫天,“闲看儿童捉柳花”,捉的是一份天真无邪的点点,重拾记忆中的那份童真,就是在一点点地追忆沉寂心头的那些浪漫……

浅浅的小夏,总有许多诗情相随,总有许多画意相伴。

小夏之恋

邓荣河

在潜意识里,我喜欢把初夏称之为小夏。在我看来,一个“小”字,既包含了初夏的所有稚嫩,也体现了初夏时节的那种蓬勃勃勃。

从某种意义上讲,暮春与初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即使有了区分,那种渐变也是在悄然间完成的。昨天可能还穿着长袖长衫,今天就可能换上了T恤、短袖。当然,最能明显展示季节变化的,当属那些年轻的男孩子们。时髦帅气的夏装,五彩缤纷的太阳伞,犹如街头巷尾的一道流动着的靓丽风景线。夏天,如火如荼的夏天,的确正一步步莅临人间。

广袤的田间,麦穗们开始急着进行油穗灌浆,漂亮的七星瓢虫,是出入田间的常客,哪里都有它们的身影。萤火虫们这时已自己的实际行动再次证明,流浪也是一种能够解决温饱的生动,那个叫做“收获”的词语,已经渐渐有了雏形,正在一步步向着古老的镰刀靠拢。随风起伏的麦浪,庄稼人最动听的风景。是啊,只要后期没有重要的自然灾害,2024年,肯定又是一个丰收年。民以食为天,2024年的小夏,正孕育着庄稼人最真挚的梦。

告别了春的懵懂,渐渐拥有了夏天的一点激情。浅浅的小夏,美就美在那份适

中。白天因为艳阳的照射,燥热是天地间的主旋律。但到了夜晚,热气散去,剩下的便尽是些骨软筋松的惬意。当然,对于这种惬意,最有发言权的,当属那些夜不眠的青蛙们。夜风暖暖,星光闪闪。无论是沟渠旁,还是池塘边,吃饱喝足的青蛙们,陆续陆续地亮开嗓子,开始了无伴奏的大合唱。夜晚脚下的水声,白天半边的火热,都是可以附带上深调的日子,都是可以尽享嘹亮的生活。呱呱、呱呱——简单的旋律中,蕴含着无限的快乐。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从某种程度上说,蛙声里的丰年,还仅仅